

如果你喜欢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
那么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新书就不会让你失望。

——《图书馆杂志》

不存在的人

从精神分裂、人格解体、离体体验……
探索自我感从何而来

The Man Who Wasn't Ther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Strange
New Science of the Self*

[美] 阿尼尔·阿南塔斯瓦米 著
(Anil Ananthaswamy)

李恒熙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The Man Who Wasn't Ther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Strange New Science of the Self

不存在的人

从精神分裂、人格解体、离体体验……
探索自我感从何而来

[美] 阿尼尔·阿南塔斯瓦米 著
(Anil Ananthaswamy)
李恒熙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存在的人：从精神分裂、人格解体、离体体验……探索自我感从何而来 / (美) 阿尼尔·阿南塔斯瓦米 (Anil Ananthaswamy) 著；李恒熙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8

书名原文：The Man Who Wasn't Ther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Strange New Science of the Self

ISBN 978-7-111-57503-0

I. 不… II. ①阿… ②李… III. 心理疾病 - 普及读物 IV. R39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4282 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7-0896

Anil Ananthaswamy. The Man Who Wasn't Ther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Strange New Science of the Self.

Copyright © 2015 by Anil Ananthaswam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7 by China Machine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utton, An imprint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Dutton, An imprint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通过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不存在的人

从精神分裂、人格解体、离体体验……探索自我感从何而来

出版发行：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100037)

责任编辑：朱婧璇

责任校对：殷虹

印刷：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147mm × 210mm 1/32

印张：8.75

书号：ISBN 978-7-111-57503-0

定价：49.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 ◦ ◦ The Man Who Wasn't There ◦ ◦ ◦ ◦ ◦ ◦

赞 誉

如果你只想读一本精彩的科学作品，那么非本书莫属。

——《福布斯》

沿着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和拉马钱德兰、桑德拉·布雷克斯勒《脑中的幻肢》的步履，阿南塔斯瓦米娓娓道来，借助于神经心理学将我们带进那样一些人的心理世界，他们与我们经历着迥然相异的现实。

——《华盛顿邮报》

阿南塔斯瓦米对人类“自我”的探查既让人们见识了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疾病，又是一次绚烂新奇的人脑之旅。

——《娱乐周刊》

对一个个患者传神而又细腻的刻画令人难忘，让人想起了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阿南塔斯瓦米是技艺娴熟的科学记者，让理论概念和实验程序易于理解、引人入胜对他来说驾轻就熟。

——《科学》

讲述阿斯伯格综合征和精神分裂症的自传作品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作品在它们的叙述与科学文献之间留下了一段空白。阿南塔斯瓦米将经验与实验、具体的个人与一般的数字联系起来，令人信服地在这段空白之上建立起桥梁。

——《自然》

当说到“海滩阅读”，你大概不会想到神经科学。但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就有这个本事，让每一个人都不怵那些困难的课题。

——《男人帮》

一次激荡思考的阅读……阿南塔斯瓦米讲述了许多有趣的进展，与此同时，又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是谁。

——《科学美国人·心智》

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娴熟地审视了在脑、身体、心智、自我和社会之间令人困惑的联系……他带着友善与敏锐进入到那些令人不安却又揭示了人的面貌的失常状况中，读者会被他的记录深深吸引。

——《出版家周刊》重点评论

如果你喜欢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那么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新书就不会让你失望。

——《图书馆杂志》

心理虚弱的疑病症患者也许不想碰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但是其他人应该会感受到本书的魅力。从那个坚持自己已经脑死亡（尽管他仍在走路、说话、进食，还有乘车）的人到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身体完整认同障碍（见本书）和更多其他病症，阿南塔斯瓦米展示了人们所感知的自我何以是无所不在的。

——《书单》

知识深奥，语言却简单通俗，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延续了已故伟大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的传统。这些展示了脑及其创造自我复杂性的一系列故事，对患者抱着深深的同情，即使他们的疾病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印度潮流》

我们自我的本性是最后未被踏足的神秘之地，是名副其实的终极前沿，本书是对它极有力又颇有趣的考察。

——丹尼尔 J. 勒维廷，《有组织的心智》《你的音乐之脑》

极赞……富有诗意又深刻敏锐。每一个患者都独一无二，通过他们揭示出健康或虚弱的心智独特的东西，这简直难以置信。阿南塔斯瓦米发现了自我这个观念难以捉摸的本性并理解它。这是了不

起的成就。

——迈克尔 S. 加扎尼加,《谁说了算?》《双脑记》

阿南塔斯瓦米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既理解了这些不幸个体的不同之处,又抓住了他们作为人的共同之处。当你读罢此书,会醍醐灌顶,开始刨根问底地思考你是谁这样的问题。

——尼可拉斯·汉弗莱,《一个心智的历史》

和奥利弗·萨克斯一样,阿南塔斯瓦米的叙述透着博学与敏锐,我们由此所收获的就像我们从科学家那里收获的一样多,甚至更多。他的作品会让你再次惊奇于有关自己的熟悉经验。

——阿尼尔·赛斯,《意识的神经科学》主编

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许多简直就是离奇)流畅地交织着来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的洞见。这是一次对深奥的人性问题的探索,信息量大、激动人心,还有点儿惊悚。

——大卫·波佩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主任、纽约

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

在阿南塔斯瓦米流畅且迷人的分析中,自我看起来是一个错觉,虽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它。既然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心智之锚,自然就干脆给我们创造一个。

——弗朗斯·德·瓦尔,《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



。 。 。 。 The Man Who Wasn't There 。 。 。 。 。

序 言

食人魔吃人的寓言最早出现在古代印度中观派 (Madhyamika) 的佛教文献中, 时间大概在公元 150 ~ 250 年, 这算是佛教对于自我的真实本质的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展示吧。

一个长途跋涉去远处的人发现了一处荒废的房子, 他决定在这里过夜。午夜, 一个食人魔带着一具尸体来了, 它把尸体放到这个人身旁。很快, 另一个食人魔尾随而至。两个食人魔为这具尸体吵了起来, 都声称是自己把这具尸体带到这里的, 并想把尸体据为己有。由于争执不下, 它们转向那个看到它们进来的人, 让他做出裁决, 究竟是谁把尸体带进了这间房子。

这个人很清楚欺骗两个食人魔是没有用的, 因为一个不杀他,

另一个也会杀他，于是他实话实说，是第一个食人魔带着尸体来的。第二个食人魔恼羞成怒，它扯下了那个人的胳膊报复他。接下来才是这个寓言骇人的情节：第一个食人魔立刻从尸体上摘下胳膊安到这个人身上。事情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第二个食人魔拿掉这个人身体的哪一部位，第一个食人魔就从尸体上取下相同的部位安到这个人身上。到头来这个人的身体和尸体整个换了一个遍——胳膊、腿、躯干，甚至头都调换了。最后，这两个食人魔分食了尸体，抹了抹嘴巴，走了。

食人魔走了以后，这个人完全懵了，亲身经历让他不知所措。打他出生就有的身体已经被食人魔吃掉了，而他现在的身体完全是由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构成的。他现在究竟有没有一个身体呢？如果他有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呢？如果他没有身体，那么他能看到的有身体的他又是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这个人启程上路了，但困惑丝毫未减。后来他遇见了一群佛教僧侣，他迫不及待地问这群僧侣：他到底存不存在？而这群僧侣反问他：你是谁？这个人不确定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一个人，他还向僧侣们诉说了自己遭遇食人魔的悲惨经历。

如果这个人去问当代神经科学家“我是谁”这个问题，他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尽管有些神经科学家可能会说食人魔干的那些事从生物学上来说近乎不可能，但他们还是会给出一些“撩拨”人的答案，这些答案致力于阐明“我”是什么，而这也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 ◦ ◦ The Man Who Wasn't There ◦ ◦ ◦ ◦ ◦ ◦

目 录

赞誉

序言

01

活死人

第1章

那个说“我不存在”的人是谁 / 1

02

破碎的自叙

第2章

记忆、叙述与一个人 / 27

03

不想要自己腿的人

第3章

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拥有感是基于实际的状况吗 / 63

04 告诉我，我在这里
第4章 什么时候你的行为感觉不像自己的，而它又对你的自我
做了什么 / 93

05 我仿佛是一场梦
第5章 情绪在自我形成中的作用 / 127

06 自我的初音
第6章 对于发展中的自我，自闭症说了些什么 / 161

07 当你在自己身边
第7章 离体体验、二重身、最小自我 /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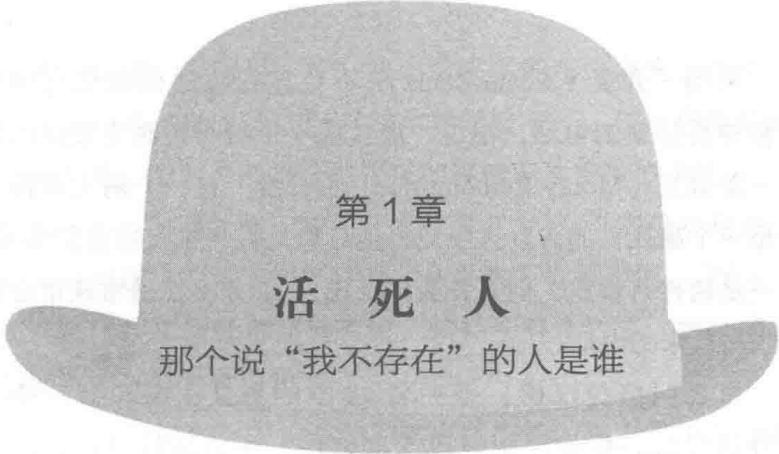
08 此时此地，无人存在
第8章 狂喜癫痫和无限的自我 / 223

尾声 / 249

编后记 / 265

注释[⊖]

⊖ 参见华章网站 <http://www.hzook.com>，注册后搜索书名即可下载。



第1章

活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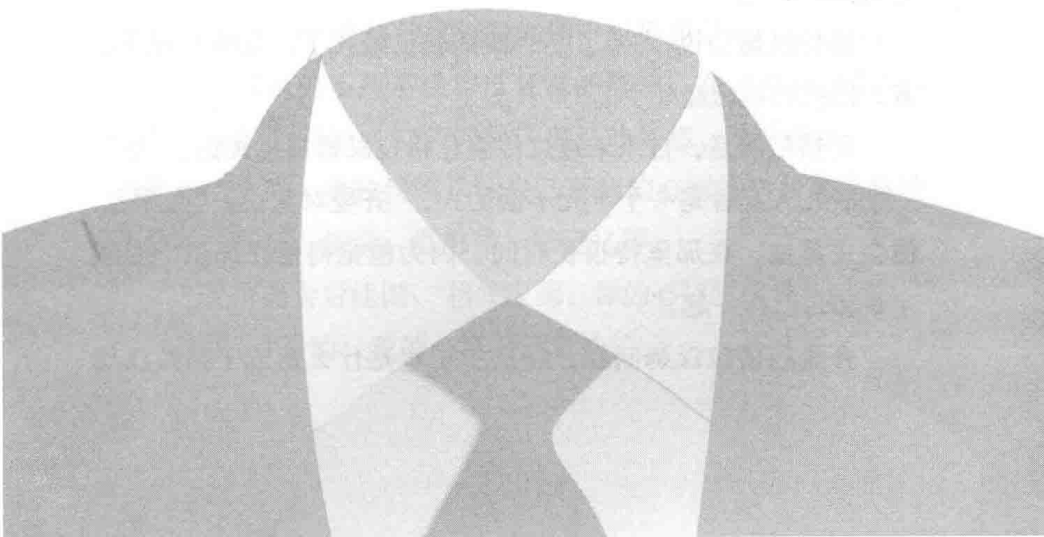
那个说“我不存在”的人是谁

人们要知道，我们的愉悦、快乐、欢笑，我们的悲伤、痛苦、眼泪都来自脑，而且只来自脑……我们所遭受的所有这些事情全都来自脑……疯狂是因为脑的潮湿。

——希波克拉底

如果我尝试抓住自我，那个我确实感到的自我，如果我尝试界定并把握住它，那么我所得到的就好像从指尖划过的水，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

——阿尔贝·加缪



亚当·齐曼（Adam Zeman）不会忘记那通催促他立刻赶到精神科诊室的电话，他说，那就像一个精神科医生发出的蒙提·派森式（Monty Pythonesque）的召唤。有一个病人声称自己是一个脑死亡的人。齐曼觉得他好像是被叫去重症监护病房，而不是精神科诊室。但是齐曼对我说：“那并不像通常从重症监护病房打来的电话。”

患者叫格拉汉姆，是一名48岁的男性。在和第二任妻子分居以后，格拉汉姆变得深度抑郁，还尝试过自杀。他进入浴缸，把电热器放到浴缸的水里，想电死自己。所幸，保险丝烧了，格拉汉姆逃过了一劫。齐曼说：“看起来这没有给他造成什么身体上的损伤，但几个星期以后，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脑已经死亡了。”齐曼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神经病学家。

这是一个诡异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让齐曼和格拉汉姆之间的谈话听上去非常奇怪。“你看，格拉汉姆，你听得到我说话，看得见我，理解我在说什么，记得住你的过去，而且你也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你的脑在工作，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齐曼对格拉汉姆说。

格拉汉姆会说：“不，不，我的脑已经死了。我的心智还活着，但我的脑已经死了。”

更糟糕的是，自杀未遂这件事让格拉汉姆神思恍惚。“他是一个活死人或者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齐曼对我说，“实际上，他会去墓地，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因为他觉得他在那里的时候才是和自己在一起。”

齐曼问格拉汉姆问题，想从中了解是什么造成了格拉汉姆

的这种想法。很明显，有一些非常根本的东西发生了变化。格拉汉姆对自己和对他的世界的主观经验变了。他不再觉得有吃喝的需要。那些曾经带给他快乐的事情不再带给他快乐了。“当他点上一支烟的时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齐曼对我说。格拉汉姆声称，他从不需要睡觉，从来都不觉得困倦。当然，吃、喝、睡这些事情他都照做不误，但是他对这些事情的欲望和感受的强度已经大打折扣了。

格拉汉姆失去了一些我们都有东西：对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的敏锐感受。那些出现人格解体症状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这种情绪上的迟钝或单调。抑郁也能够造成类似情绪失去棱角的状态，但是这些患者并不会继续发展出如此明显的自己不再存在的妄想。在格拉汉姆的这个病例中，鲜活的情绪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随着经验的改变，他会得出他的脑必定是死掉了的结论。”

齐曼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在这种彻底的妄想中起作用。第一个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世界的感觉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格拉汉姆这个病例中，情绪的小垫子被从他的脚下抽走了。第二个是一个人对世界的主观经验做出推理的能力发生了变化。“这两个方面在格拉汉姆的病例中似乎都存在。”齐曼说。

格拉汉姆的妄想不受相反证据的影响。在和格拉汉姆的对话中，齐曼会引导格拉汉姆承认自己的妄想，让他看到自己妄想的不实之处。格拉汉姆承认自己所有的心智能力都是完整的，他能看，能听，能说，能思考，能记忆等。

于是齐曼会对他说：“格拉汉姆，你的心智明摆着是活着的。”
他说：“是的，我的心智是活着的。”

“心智和脑的关系很密切，可以肯定你的脑是活着的。”齐曼会这样开导他。

但是格拉汉姆不会上钩。“他会说，‘不，我的心智是活的，但我的脑死了。它死在了浴缸里。’”齐曼对我说，“你可能已经差不多拿出了在你看来坚实的证据，但他就是不接受。”有趣之处在于，格拉汉姆发展了这样一种明显的妄想——因为他的大脑死了，所以他也就死了。要是生活在一个死亡的定义并不包含脑死亡的时代里，他的妄想会有不同吗？

在行医经历中，齐曼只遇见过另外一次声称自己死了的案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齐曼还是英国巴斯的一名初级医生，他要治疗一名女患者，这名患者做过多次肠部手术，身体被一次次的手术所蹂躏，罹患严重的营养不良。“她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之中，开始相信自己已经死了，”齐曼说，“很奇怪，由于她经历了如此可怕的创伤，所以我好像可以理解她认为自己已经死掉了的这个想法。”

齐曼了解格拉汉姆的那些症状，他的诊断是格拉汉姆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这一病症最早是由 19 世纪的法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儒勒·科塔尔（Jules Cotard）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疾病确认下来的。



行走在巴黎第六行政区的医学院街，你会看到一根巨大的廊柱。这根廊柱是笛卡儿大学的门廊，由建筑家雅克·贡杜安（Jacques Gondouin）在 18 世纪晚期设计，是法国新古典建筑的

突出代表。就像设计者的初衷那样，廊柱的外观引人注目，让人感受到开放与欢迎。

我穿过门廊去拜访医学院图书馆收藏珍贵手稿的部门，去查阅记录儒勒·科塔尔生平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安东尼·利提（Antoine Ritti）在1894年写的一篇悼词，这距他离世已经快五年了。科塔尔的女儿患有白喉，他一直倾力照顾自己的女儿，后来他自己也感染了白喉，在1889年去世。我们对科塔尔的了解大都来自这篇悼词。悼词的一份拷贝放在皮面装订的卷宗之中，在卷脊上写着 MÉLANGES BIOGRAPHIQUES，即传记杂集。我翻到这篇悼词，在第1页上有致当时大学医学系主任的一句话：“Hommage de profond respect.” 签名是安东尼·利提。

科塔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描述了被称为虚无妄想或者 *délire des négations* 的症状，但在他提出这个说法之前，在1880年6月28日举行的医学心理学协会的会议上，他就已经提到了“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精神错乱”，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一个43岁的女患者，声称“她‘没有脑、神经、胸或内脏，只有皮肤和骨骼’‘没有什么上帝和恶魔’，她不需要食物，因为‘她一直活着，而且还会永生’，她请求在她活着的时候就烧死她，还屡次试图自杀”。

之后不久，科塔尔创造了 *délire des négations* 这个说法，在他死后，其他医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病征。“科塔尔妄想”逐渐被用来指这个病征中最突出的症状——相信自己死了。不过这个病征本身指的是一系列的症状，这其中并不一定包括自己死了或不存在的妄想。其他的症状还包括相信身体的各个部

分或器官正在消失或腐烂、负罪感、感到被诅咒或责难，甚至还感到自己会永生，这有点儿自相矛盾。

但正是这个自己并不存在的妄想提出了有趣的哲学上的挑战。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断言“我思故我在”，一直到最近，这都是西方哲学的基石。笛卡儿建立了心灵和身体的毫不含糊的二元论，其中身体属于物理世界，这个世界由占有空间并在时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而心灵的本质是思想，它并不在空间中延展。在笛卡儿看来，“我思”并不意味着思考就是独立于感觉的清晰和明确的理智知觉。按照哲学家托马斯·梅青格尔（Thomas Metzinger）的看法，笛卡儿哲学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心灵的内容上出错”。

这种笛卡儿式的看法已经在许多疾病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包括阿尔茨海默症，这些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科塔尔综合征也是这样的一种紊乱。梅青格尔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一个患上科塔尔综合征的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家将此称为有关某种紊乱的现象学。“患者不仅可以明显地述说自己死了，而且会述说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尽管这看起来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明显活着的人却声称自己并不存在），但它的确就是有关科塔尔综合征的现象学的一部分。

我离开图书馆，再一次来到医学院街，我转到廊柱的另一面，端详着校名“笛卡儿大学”，它蚀刻在廊柱顶端的石头上。在以笛卡儿命名的大学里研究儒勒·科塔尔是一件有趣的事。因科塔尔而得名的这种妄想会对笛卡儿的观念说些什么呢？科塔尔综合征的患者是在说“我思故我不在”吗？